

#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2)黔破终4号

复议申请人：普定县鑫臻酒店有限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城关镇文明路。

法定代表人：叶胜权，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叶波，该公司股东兼监事。

原审被告申请人：普定县鑫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城关镇文明路83号附6号。

法定代表人：叶胜权，系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诉讼代表人：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系普定县鑫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破产管理人。

委托诉讼代理人：金竹，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罗蒙，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申请人：普定县鑫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石祥龙。

复议申请人普定县鑫臻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臻酒店）  
与被告申请人普定县鑫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臻



房开)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复议一案,不服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4破7-5号民事裁定,向本院申请复议。本院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复议。

复议申请人鑫臻酒店向本院提出申请事项:申请撤销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黔04破7-5号民事裁定书,改判驳回鑫臻房开管理人的申请。事实及理由:一、一审裁定违反法定程序。1、一审裁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理原则,鑫臻房开于2017年由普定县法院裁定进入破产程序后,2018年1月17日,债权人黑龙江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申请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合并破产,安顺中院通过两次听证程序作出终审(2018)黔04破监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两个企业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不存在混同”,驳回了黑龙江建工集团关于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合并破产的申请。同一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定,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的情况下,作出与原裁定认定的事实完全相反的裁定已经违反了法定程序和法律规定。2、管理人提交合并破产申请的时间晚于法院组织听证的时间,违反了不告不理原则和《全国破产审判工作纪要》第33条规定。3、一审法院对鑫臻酒店提交的资料未予审查而认定系鑫臻酒店未提交债权债务资料,违反法律程序。二、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不存在应当实质合并破产的情况。1、安顺中院已经生效的(2018)黔04破监1号民事裁定书认定两企业间债权债务关系明确,不存在混同。2、一审法院违反了《全国破产审判工作纪要》关于慎用关联破产的规定。三、一审法院认定两个企



业人格混同、财务混同不是事实。1、两个公司之间财产独立，各自按规定合法经营，不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情形。2、一审裁定中所说两个企业间土地价款的问题，系由鑫臻酒店代付工程款抵扣。3、一审裁定所提地勘费、设计费、搬迁补偿款、利息由房开公司代付的问题。鑫臻房开成立在先，鑫臻酒店成立在后，勘察、设计时鑫臻酒店尚未成立，鑫臻酒店成立后所用土地的转让费中已经包含了地勘费、设计费等费用。四、两个企业之间款项往来频繁系企业间的正常经济往来，并不存在违法交易的情况。综上，请二审法院依法支持复议申请。

鑫臻房开破产管理人答辩称：本案一审诉讼当事人与安顺中院作出的（2017）黔0422破1号之一民事裁定中的申请人并不相同，且根据民诉法解释，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本案中，管理人在履职期间发现鑫臻酒店公司与鑫臻房开公司存在大量经济往来，故招募了审计机构对鑫臻房开公司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结果显示鑫臻房开公司与鑫臻酒店公司之间存在4400多万元的借款收支金额，呈现财务混同情况。管理人依据新发现的事实，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依法对是否需要关联企业合并破产进行了听证。因此，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合并破产并不违反法律程序，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一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维持。

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月9日作出（2017）



黔 0422 破 1 号裁定受理鑫臻房开破产清算案，后贵州省普定县人民法院报请安顺中院提级管辖该案，安顺中院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裁定由安顺中院受理鑫臻房开破产清算案，并指定贵州联通律师事务所担任鑫臻房开的破产管理人。

2021 年 10 月 12 日，鑫臻房开管理人以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之间存在人员、资产、财务等方面高度混同，区分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间财产成本过高，实施实质合并破产将最大程度维护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为由，向一审法院申请对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实质合并破产。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鑫臻房开成立于 2011 年 6 月 10 日，法定代表人为叶胜权，股东为叶波 49%、叶胜权 51%。鑫臻酒店成立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法定代表人为叶胜权，股东为叶波 49%、叶胜权 51%。叶胜权与叶波系父子关系。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财务及经办人员均为相同人员。鑫臻房开在申请破产前与鑫臻酒店的行政办公地点、财务办公地点、销售办公地点均为鑫臻房开二号楼四单元 2-6 号铺面。

鑫臻房开管理人就鑫臻房开进行专项审计，专项审计报告载明：“在审计过程中，我们发现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存在财务混同的情况，特提请管理人及报告使用者予以关注。具体表现如下：1. 鑫臻酒店与鑫臻房开为同一法人、同一股东，且建设地相邻，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存在着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施工单位等为同一单位的情况；2. 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的地勘单位



及地勘费用、设计单位及设计费用、水沟挡墙工程费用支付存在着混同的情况，并在鑫臻房开入账，且无法区分二者各自的费用金额。另外，我们发现鑫臻房开财务账目当中存在为鑫臻酒店支付应由鑫臻酒店承担的加工房搬迁补偿款，且计入鑫臻房开开发成本的情况。3. 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款项往来频繁，双方借款收支金额累计高达 4400 多万元，鑫臻房开还款给鑫臻酒店时多为现金直接支付，财务资料记录付款事由为代鑫臻酒店偿还贵州普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及利息费用。4. 存在鑫臻房开向贵州普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当日即将所获贷款转入鑫臻酒店的情况。”

经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 107 号生效判决认定，鑫臻酒店应支付黑龙江建工集团工程款 7018852.91 元及违约金 2950841.8 元，因鑫臻酒店未履行该判决确定的义务，黑龙江建工集团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经申请强制执行，该案所涉工程款至今未获清偿。

一审法院认为，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为关联企业，存在法人人格混同。首先，从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鑫臻酒店与鑫臻房开股东、法定代表人同一，均为叶胜权、叶波，其二人在两个公司的持股比例为叶胜权 51%、叶波 49%，且其二人系父子关系。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的财务人员等重要人员同一，经营地点同一。其次，2011 年 11 月 25 日鑫臻房开与普定县国土局签订 520422—2011—CR012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支付了全部土



地价款。2012年5月，经鑫臻房开申请将该地块进行分割，鑫臻房开所得面积为11705.27 m<sup>2</sup>，鑫臻酒店所得面积为8611.50 m<sup>2</sup>。鑫臻酒店理应支付鑫臻房开土地价款。虽财务资料显示鑫臻酒店已支付土地价款，但并无任何支付凭证。故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存在财产混同。再次，从专项审计报告可见，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的地勘单位及地勘费用、设计单位及设计费用、水沟挡墙工程费用支付存在着混同的情况，均由鑫臻房开支付且无法区分二者各自应负担金额；鑫臻房开承担了应由鑫臻酒店承担的加工房搬迁补偿款，代鑫臻酒店偿还贵州普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及利息费用；加之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款项往来频繁，双方借款收支金额较高，鑫臻房开还款时采用现金支付，无相应转账凭证支撑，故双方存在财务混同。综上，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之间存在人员混同、企业资产高度混同、财务高度混同的情形，且区分两者之间财产成本过高。经一审法院释明，鑫臻酒店未提交其债权债务情况，现其已知债权人为黑龙江建工集团及普定农商银行，现经执行仍未履行对黑龙江建工集团的到期债务。鑫臻酒店将其债务转由鑫臻房开承担，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符合《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精神。且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六条：“人民法院裁定采用实质合并方式审理破产案件的，各关联企业成员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各成员的财产作为合并后统一的破产财产，由各成员的债权人在同一程序中按照法定顺序公平受偿。采用实质合并方式



进行重整的，重整计划草案中应当制定统一的债权分类、债权调整 and 债权受偿方案。”的规定，实质合并破产后，各关联企业被视为一个整体，使管理人不必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区分彼此之间的资产和负债，也便于管理人从整体上安排资产调查，作出清偿方案，公平保障各方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在对鑫臻酒店的资债情况充分调查后，如鑫臻酒店有重整可行性，可提升重整可能，提高案件审理效率。

根据《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三十五条规定，采用实质合并方式审理关联企业破产案件的，应由关联企业中的核心控制企业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本案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的核心资产虽在安顺市普定县，但鑫臻房开破产案由安顺中院管辖，且安顺中院已集中管辖全市辖区破产案件，故一审法院对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实质合并破产案有管辖权。

综上，鑫臻房开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对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进行实质合并破产审理，且本次实质合并破产由一审法院管辖。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之规定，裁定如下：对普定县鑫臻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普定县鑫臻酒店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

本院复议期间，组织双方当事人对鑫臻房开公司与鑫臻酒店公司的账目往来进行核对。经核对，双方账目上存在许多没有相关借款、银行流水等凭证印证的记账，鑫臻房开公司与鑫臻酒店公司之间存在相互冲账的情形。



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本院予以确认。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归纳本案复议争议焦点为：1、本案一审程序是否合法；2、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是否符合实质合并破产的条件。

关于焦点 1，虽然一审法院曾经就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是否符合实质合并破产作出过（2018）黔 04 破监 1 号民事裁定，驳回了债权人黑龙江建工集团所提要求将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进行实质合并破产的申请，但该裁定中提起实质合并破产的申请人系债权人黑龙江建工集团，一审法院最终以黑龙江建工集团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鑫臻房开公司和鑫臻酒店公司之间存在人格、财务、资产等方面的高度混同，驳回了黑龙江建工集团的申请。而本案中，鑫臻房开破产清算案在更换管理人后，新管理人在履职期间发现鑫臻酒店公司与鑫臻房开公司存在大量经济往来，故招募了审计机构对鑫臻房开进行了专项审计，审计结果显示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之间存在财务混同情况。管理人依据新发现的事实，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一审法院依法对是否需要关联企业合并破产进行了听证并最终作出裁定，不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另，管理人的申请书存在落款时间笔误，导致申请时间晚于一审组织听证的时间，并不影响其作为申请主体启动两个公司实质合并破产的审查。一审组织听证时已经通知鑫臻酒店参加听证，本院复议期间，也对鑫臻酒店公司提交的财务资料组织双方进行对账确认，不存在剥夺鑫臻酒店公司举证、辩论权的情形。综上，一审法院





对鑫臻房开公司与鑫臻酒店公司进行实质合并破产审查并不违反法律程序。

关于焦点 2，关于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是否符合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条件的问题。首先，从工商登记信息显示，鑫臻酒店与鑫臻房开股东、法定代表人同一，均为叶胜权、叶波，其二人在两个公司的持股比例为叶胜权 51%、叶波 49%，且其二人系父子关系。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的财务人员等重要人员同一，经营地点同一。其次，2011 年 11 月 25 日鑫臻房开与普定县国土局签订 520422—2011—CR012 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支付了全部土地价款。2012 年 5 月，经鑫臻房开申请将该地块进行分割，鑫臻房开所得面积为 11705.27 m<sup>2</sup>，鑫臻酒店所得面积为 8611.50 m<sup>2</sup>。鑫臻酒店理应支付鑫臻房开土地价款。虽财务资料显示鑫臻酒店已支付土地价款，但并无任何支付凭证。再次，从专项审计报告可见，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的地勘单位及地勘费用、设计单位及设计费用、水沟挡墙工程费用支付存在着混同的情况，均由鑫臻房开支付且无法区分二者各自应负担金额；鑫臻房开承担了应由鑫臻酒店承担的加工房搬迁补偿款，代鑫臻酒店偿还贵州普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及利息费用；加之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款项往来频繁，双方借款收支金额较高，账目虽然表面上能基本持平，但鑫臻房开还款时采用现金支付，无相应转账凭证支撑。综上，鑫臻房开与鑫臻酒店之间存在人员混同、企业资产高度混同、财务高度混同的情形，且区分两者之间财产成



本过高。另外，鑫臻酒店将其债务转由鑫臻房开承担，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故一审法院裁定对鑫臻房开和鑫臻酒店实质合并破产并无不当。

综上，原审裁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复议申请人鑫臻酒店公司的复议申请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予以驳回。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八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复议申请人普定县鑫臻酒店有限公司复议申请，维持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黔04破7-4号民事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 判 长 雷 苑  
审 判 员 谭董新  
审 判 员 罗 宁

二〇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何立凝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